

雍梁古壤，皋兰奥区。雄扼黄河上游，峙立陇西南隅；处青藏、黄土两原交汇，拥河湟毓秀灵疆。揽大河奔涌，汇千山翠色；聚山川清气，凝百族温良。古名袍罕，存绥远止戈之德；世号河州，文脉千载不息。此地自古为河湟重镇，屏障陇右、襟带三江，形胜甲于西陲，风物独异于尘寰。

全境八千一百六十九平方公里，辖一市七县，村居排布有序。水土调和，气候温润，冬无酷暑、夏无酷暑。晨昏烟霞如画，四时风光清嘉，朝浮岚霭绕群山，暮落余晖铺川谷。大夏古墟藏先民遗踪，河州文脉万古流芳。良田沃野绵延阡陌，溪流清流滋养苍生，得天时地利之优，享山河安泰之福。

河州风物独冠陇右，世称花儿、彩陶、砖雕、牡丹四乡，兼得早码头美誉。花儿响彻山野，曲调婉转悠扬，根植乡土、传唱千年；牡丹满城芬芳，四时次第绽放，妆点城乡盛景。古为丝路、唐蕃要道，东西商旅往来络绎，南北车马昼夜骈阗，茶马互市商贸云集，千年商贸滋养一方，铸就西北边陲繁华盛景。

州城胜景首推八坊十三巷，依古寺布局，阡陌纵横。青砖黛瓦沉淀岁月，古宅连片，市井绵长。巷陌肌理承千年古制，院落格局融多族风情，一巷回汉藏匠艺，人文荟萃，风情独绝西北。青砖刻雕百样纹样，木构承传古式精工，巷巷有古韵，步步见风华。

域内聚居汉、回、东乡、保安、撒拉等四十二民族，东乡、保安为本州独有族群。各族比邻相守，同德共生，风俗相融、礼俗互通，如榴籽相拥，和睦相亲，团结之风蔚然。千百年来各族守望相助、休戚与共，共守山河、共建家园，绘就民族团结千秋画卷。

庆祝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赋

●唐源茂

河州民风淳朴，烟火温醇。乡民晨起炊扫，勤耕力作、安守本业；庭院花木常新，庭宇整洁清雅。邻里谦和，长幼有序，崇礼向善，敦厚质朴。稚子嬉游、老者安闲，户户雍睦，全境安宁，寻常巷陌皆是岁月祥和之景。

本土风味醇美。东乡手抓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清炖鲜嫩无膻，肉质细嫩、汤汁清醇，为陇右一绝；盘馐、啤特果、浆水面各具风味，八大碗与各色面点天然质朴，精工细作、风味地道，尽展乡土本真烟火。

州内史前遗址遍布，马家窑、齐家文化绵延五千余载。先民于此刀耕火种、制陶筑屋，开启河湟文明滥觞。积石山为大禹导河之地，治水伟业载入典籍，泽被后世。彩陶王、远古铜刀出土，器型精巧、纹饰灵动，印证黄河文明悠远厚重。炳灵石窟佛韵长存，崖壁造像庄严肃穆；腰刀锻制、河州贤孝等非遗代代相传，艺脉永续、薪火不息。

丝路驼铃远去，河州盛世维新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，临夏回族自治州建制成立，倏忽七秩风华。

七秩风雨兼程，全州励精图治。历届为政者坚守民族团结初心，力行兴州富民之责。两百余万儿女同心实干，革旧图新、奋发图强。昔日险道变通衢，陋舍起高楼。全域医疗机村密布城乡，民生保障日趋完善；种养、文旅、商贸三业并举，产业根基愈发夯实，数千万子弟凭实干立业兴乡，奔赴四方、建功立业。

共同体意识深植民心，各族共治绿水青山，荒山化作万亩牡丹花海，荒坡蛻为生态画廊。城乡风貌迭代更新，全域敞怀欢迎八方宾客。彩陶古韵活化新生，花儿盛会年年唱响，砖雕技艺走出街巷、走向大众，牡丹文旅享誉西北，古今交融、新旧共生，气象日新。

适逢建州七十华诞，山河焕彩，万民欢腾。七十年砥砺前行，临夏自贫瘠边陲迈入小康沃土；东乡、保安各族彻底摆脱千年贫困，破壁腾飞、旧貌新颜，世代夙愿一朝梦圆。

放眼前路，宏图舒展。河州厚土蓄势腾飞，四十二族儿女凝心向前。承大禹导河厚德，缕丝路茶马荣光，坚守团结之本，践行振兴方略。怀赤诚开新局，担使命攀高峰，踵事增华，行稳致远。

颂曰：

积石巍巍，黄河汤汤。
七秩弘基，百族和昌。
彩陶曜古，花儿流芳。
牡丹盈野，大道康庄。
同心铸鼎，伟业恒长。
河州永泰，盛世安康。

临夏现代职业学院赋

●雷志辉

河州故地，积石嵯峨；洮湟汇秀，陇右钟灵。襟青藏而接中原，控丝路而通西域，黄河干流穿境，四十二族，连枝共蒂，若石榴之同籽，紧抱无间。女媧炼石补天救苍生，大禹导河积石安万民；马家窑彩陶映五千年文明，齐家遗址探华夏之根脉。其济世之功，垂范千秋，其躬行之志，薪传万代。斯土人文荟萃，百工竞巧，既孕文明之根，更育匠心之魂。

观夫河州，自古巧匠辈出，绝艺流芳。砖雕神韵，刀锋过处牡丹生；葫芦雕刻，以针代笔绘乾坤；锈閤雕甍，斗拱飞檐见匠心；保安腰刀，淬火熔铸民族魂；河州花儿，声动河湟九曲泓。匠人守艺，精益求精，百工传薪，弦歌不辍，技以载道，艺以化人，工匠精神，既为河州千年文脉之精魂，亦为今日职业教育之根本。

学院肇基乙未(1955)，本乎京师第三护士学校，王瑛瑛先生，中华首膺南丁格尔奖者，首掌校事。越十七载，迁至河州，其后卫生、民族、农业三校合流，复岁乙未(2015)，校乃升格高职，前后同干支，实为校史之盛征。七十年薪火相传，三千里弦歌未休，承文脉而启新章，秉匠心而育英才。

地毓英奇，斯文在兹。近助乡里，远播四方，志在天下，声闻异邦。普之设，紧随时势，医教为梁，怀仁心以济世；兽医精技，育六畜之安康；庖厨厨艺，烹五味之醇香；阿语通联，架文

化之津梁；新工崛起，赋产能以腾骧，应时代之锋芒，四者并举，各绽其光。更愿吾院日盛，师者日强，学子日进，院如乔木，枝繁叶茂；师如明烛，照人前行；生如春苗，蓬勃向上；三者同心，共谱华章。

学院之盛，于斯为壮！学子逾万，俊采星驰；师者六百，传道授业；蔚然已成大观，昂首正步新程。校训在耳：“厚德博学”以立身，“强技砺能”以致用，初心不忘，惟以“教书育人”为根本。育人之道，先学做人，再学技艺，有教无类，特色长兴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——荣膺全国教育系统之先进，堪称全省民族团结之典范；更闻世界技能之赛场，健儿奋起，斩金夺银又摘铜；省教学成果奖之盛典，六战皆捷，特等凌云；“双高”建设，铿锵而进；本科蓝图，恢宏已展。乘风破浪，正当其时；青云之志，指日可期。

临夏之城，民族和融，风情殊胜，昔有凤栖河州之阳，今见庠序蔚起其旁。昔大禹导河，躬行实干，泽被苍生；今职教育才，秉心尚巧，服务群生。学院植根河州沃壤，承文明之薪火，扬工匠之精神；矢志立民族职教之高地，育德技兼修之英才，铸技能报国之栋梁，为一方聚势赋能，为复兴培根铸魂。

壮哉河州！山川钟秀，盛烈耶教，弦歌日永；恩情时运，共耀山河；桃李盈庭，俊彦云集；匠心不泯，大道恒光。

庶几不负前贤，垂范后昆，永昭来兹！

张质生诗文赏析

●丁世保

《剑》

非有时将马斩，偶尔作龙吟。
恨未恩仇报，时时蓄杀心。

张质生写《剑》，跳出了“剑”的兵器属性，赋予它鲜活的“人味”。“有时将马斩，偶尔作龙吟”，先立起剑的“侠气”：该冲锋时能斩马破阵，闲置时也如潜龙低吟，自带风神。可笔锋一转，“恨未恩仇报，时时蓄杀心”，把剑从“武侠符号”拉回人间——它也揣着凡人才有的“恩怨”执念，憋着股要了断情仇的劲头。这剑不再是冰冷的神兵，成了有脾气、有牵挂的“伙伴”，带着股鲜活的执念，反倒比一味“高蹈”的剑更可爱，也暗合诗人对“侠义”的世俗化理解：英雄气里，本就该掺着凡人的热肠。

《读书》

人生无百年，损益知百世。为读古人书，上下五千岁。即此是神仙，修成真福慧。

《读书》把“读书之乐”写得通透

又天真。“人生无百年，损益知百世”，一句话点破读书的妙处：肉身寿命有限，可借着书籍，能触摸千年光阴里的得失兴衰，相当于用“文字”延长了生命。末句“即此是神仙，修成真福慧”，更是把读书的快活推到极致——无需求仙问道，捧着书时，精神已超脱时间桎梏，在古今智慧里遨游，这就是“神仙”境界，修来的是“福”（心灵愉悦）与“慧”（认知提升）。没有故作高深的道理，只把读书时的“精神飞升感”直白道来，让人体会到：最朴素的读书之乐，本就自带“超俗”的力量。

《敲诗》

常爱抱膝吟，从未轻易试。诗去我不留，诗来我不弃。去来一任诗，省却无穷累。

《敲诗》写的是“与诗相处”的态度，透着股难得的洒脱。“常爱抱膝吟，从未轻易试”，先讲对诗的“敬”：心里常琢磨诗句，却不轻易落笔，怕唐突了文字。后三句“诗去我不留，诗来我不弃”“去来一任诗，省却无

穷累”，又转出“放”：诗要来便坦然接纳，要走也不强求挽留，任它自由来去。这种“不执”，把写诗从“苦役”变成了“闲事”——不必为“写不出”焦虑，也不必为“灵感走”惋惜，和文字打交道，本该是轻松自在的事。诗人把“敲诗”的“累”彻底卸下，让创作回归到最本真的“兴之所至”。

《看花》

吾生好名花，时时花下坐。花气袭衣香，花影临风弹，要使爱花人，不知如何可。

《看花》像一幅慢镜头的生活小品，把“爱花”的痴与天真写活了。“吾生好名花，时时花下坐”，先坦陈爱花成癖，总爱泡在花旁。接着“花气袭衣香，花影临风弹”，一个“袭”字，写出花香主动扑人的活泼；一个“弹”字，把花影在风中晃动的姿态，写成了花影在“弹奏”光影的乐曲，花与人仿佛在嬉戏。末句“要使爱花人，不知如何可”，是看花看痴了，满心欢喜却不知如何夸赞，只剩一

份天真的茫然——这种“词穷式的陶醉”，比刻意雕琢的赞美更动人，把人与花相处时的纯粹愉悦，定格得恰到好处。

《灌园》

读书不能贤，不如灌园叟。消受万枝花，徜徉一杯酒。荣枯仗东风，功成吾不有。

《灌园》透着股“反功利”的豁达，把“田园之乐”写到了骨子里。“读书不能贤，不如灌园叟”，像是和“读书至上”的旧观念较劲儿；要是读书读不成“贤人”，那还不如去做个浇园子的农夫。接着“消受万枝花，徜徉一杯酒”，写浇园时能赏万朵花，能饮一杯酒，把田园生活的自在快活铺展开。最妙是“荣枯仗东风，功成吾不有”：花的开落由东风主宰，我只管浇园、赏花、喝酒，“功劳”？我才不要。这份“不占有”的坦然，把世俗里“求成果、求认可”的执念全放下了，只享受“浇园”本身的过程，让田园之乐彻底脱离了“功利”的牵绊，活成了一种纯粹的生命体验。

精神生活的指引

——读李越诗集《良夜晚归》

●郭国

李越最新诗集《良夜晚归》，由三卷短诗和一卷长诗组成。一页页翻过，一行行浏览，不论是“偶遇”还是“捕风”，“晚唱”又或“藏经”，都可视为诗人对自己生活经验、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的捡拾梳理、品味咂摸，由此达成自身与自我内心、外部世界的握手和解、平衡和谐。从这本诗集开始，李越的写作进入了开阔而又宏大的生命境界，他既从外部世界的细微中捕捉生活的诗意，也从岁月的平凡里网罗生命的智性。他的开阔不是简单的浩瀚辽远，而是紧紧依托着厚重土地、现实生活、自然世界以及漫长时光的个体性成长、蜕变与跃迁。

按照李越的说法，只有呈现人类本真存在的精神产物才是诗歌，诗集《良夜晚归》无疑很好地呈现出了这一点。随手翻开诗集当中的作品，《捕风》《雨云间》《晚景》呈现出对个体生命的悲悯观照，对生命本体性的溯源；《偶遇》《蜜露滴落的夏日街头》则是面对自然场景时的遐想和深思；《良夜晚归》《神秘的夜》从日常中打捞起生活的温暖与热望；《入夜》《深夜的钟》从周边环境 and 场景着手的，在虚实交织之间体认着自我，绵延伸展着微妙的情感。这是诗人思想意识的显现，是他的

精神生产。那么，从他的这些精神产物中我们看到了什么？俨然，诗人笔下的捕风者或许就是万千劳动者 的缩影，他一个人的良夜也指向万千大众的欢喜悲戚、辛酸苦辣，倒映出千百个家庭的灯盏与守候。那“晚景”是花草树木、鸟兽鱼虫循环代谢的规律，更是万物类象所共同拥有的从始至终的呼吸开合、节奏律动。当诗人以个体走向世界，从现实场景中迈步而出，他既是在书写自我，也是在书写生活和世界。在书写三者的同时，达成精神生产与本真存在的耦合复现，完成了诗歌对于生命本体的塑形，生命对于诗歌本体的赋形、赋能与赋灵。在生命与诗歌的交织交汇交互中，递归着对生活的指引，形成了生命个体之“我”与普遍的“人”的相呼相应。

“唯有枯树陪着村庄/饱受风霜，以萧疏的姿态/枯守着最后的一抹暮色//村庄沉寂，凑集为一团/以古老的意味坚守着自己/在衰老中，越发回归大地”（《暮色村庄》）。这是关于故乡的回望，也是精神的起源萌发之地。当村庄枯守着一抹暮色，在衰老和寂静中回归大地，那暮色和衰老的村庄便也形成生命的比照对应。在精神的生产、再生和生活的沉寂与喧闹中，聚合着村庄与

生命场域的相似性指向。在故乡游子、故土孩子的远离或贴靠中，村庄经历着属于自我的风华与沧桑，锻打着坚毅，在向着大地的融入中一次次升华出生命的可贵。大地是所有生命衍生的基础，李越说：“诗歌如果是精神生活的指引，就要去回答这一系列问题，并且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。”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当然是关于故乡、生命和土地的问题。土地以其宽广和博大承载着一切事物，必然也包含故乡这个生活地域；故乡是生命起源和出发的地方，是个体生命的母体，也是其出走和奋飞的平台。他笔下的故乡具有唯一性，成为其独属的心灵栖居地和精神归属地。就在诗人书写和寻找故乡的那一刻，也在情感的共同指向中，在个体之“我”与群体之“人”的相互勾连中，在对诗之生活的洞察和生活之诗的体认中，完成了精神生产与本真存在的互指互认，实现了真正的诗歌书写、精神观照以及对生命多样性的把握。

语言只是诗歌的一种形式，只有当它反映出人类“本真地存在”之后才能称其为真正的诗歌。由此，人类“本真地存在”在李越这里成为书写的核心和主要方向。不

论是生活指引，还是精神生产，它们共同的指向或者说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呈现出人类“本真地存在”，呈现出个体之内、特殊之上的普遍与完整。正如他的长诗《藏经》，在书写赵行德的故事之外，诗人想要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梳理达成对时代、社会和生活的洞悉，借藏纳经书的故事完成对历史遗迹、世态人情以及风俗文化的深情凝望、珍视典藏。这首长诗的创作基于井上靖的长篇小说《敦煌》，从另一重维度来说，正是诗人面对精神文化的 精神再生产，是他寻觅和呈现人类本真存在的另一种方式。在面对他者文化样态和他类文学形式时，诗人运用熟悉的体例，融合自我思考，在文字的闪转腾挪间，凿刻下精神的相似性，开掘着个体本真存在的偶然和必然。

综览李越的这些诗歌作品，不论是对生命个体的探看，对当下生活的摄取留影，还是对个体生命的审视观照，又或是对自然情状、形态的思考，都成为他精神生产的背景和帷幕，李越以对生活的虔诚贴靠和真诚领悟达成了自我相对于生活、时光、大众的本真存在，完成了个体之“我”对于世界集体的生活性指引、精神性校准。

大暑，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，也是一年里暑气达到极致的节点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载：“暑，热也，就热之中分为大小，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，今则热气犹大也。”酷热与炎夏，就此成为大暑独有的标签，镌刻在季节的纪念册上。

时值中伏，暑气蒸腾，如宋代诗人曾几笔下所写：“赤日几时过，清风无处寻”，热风疾驰，漫过乡野，滚滚热浪，萦绕周身，空气里尽是盛夏滚烫的气息。古人将大暑划分为三候：一候腐草为萤、二候土润溽暑、三候大雨时行，这些物候景象，勾勒出大暑鲜活的自然肌理。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大暑六月中》有言：“大暑三秋近，林钟九夏移。桂轮开子夜，萤火照空时”，夏夜萤火点点，月色清浅，也预示着盛夏将近尾声，秋日已然不远。

暑热催动农事走向成熟，麦田小麦颗粒饱满，开镰收割的日子近在眼前。一弯镰刀似平眉含笑，期待着穿梭于金黄之间，在大地上收割，堆叠麦垛，盛满一季耕耘的希望。

时序流转，李子树枝头的李子在转色，浅淡红艳，由青转红，色彩在枝叶间晕染。扑面而来的腾腾热浪里，青稞、冬油菜、冬小麦及时令果蔬次第成熟，每一份饱满，都是大地赠予农人丰收的勋章。

山野蓬勃充盈，河流水位上涨，奔流不已。浸在暑雨里的山野，宛如一张浸湿的素白纸卷，看一眼都能掐出水。流云游走天际，写下随性洒脱的诗句。天穹辽远开阔，浓荫聚拢起一隅清凉，树下叙家常的一个个故事缓缓铺展；古人夏日纳凉，常执一柄折扇，扇面描摹着岁岁丰收的图景，一摇一挥间，寄托着年年丰稔的期许。

清晨，露珠剔透玲珑，在晨光里缓缓消散，褪去残存的青涩，万物彻底步入成熟阶段。

进入伏天之后，湿热之气达到顶峰，酷暑铿锵，声势浩荡，热浪席卷，一切被日光淬炼，晕染得厚重，如同麦色。玉米肆意生长，叶片宽厚舒展，默默孕育籽粒，紧紧裹挟着温热夏气，奋力拔节生长。洋芋花开得烂漫，素白、淡粉、浅紫的花簇层层绽放，在烈日下愈发浓郁繁茂，积蓄丰收的底气。

农谚云曰：“大暑不暑，五谷不鼓。”酷暑的滋养，恰是一些农作物灌浆成熟不可或缺的条件。

连日暑气熏蒸，大地如同蒸笼一般。人们寻觅山野河畔，寻荫纳凉，消解伏天燥热，如同牛羊躲进草地树荫，喘息休憩，等候晚风驱散热浪。天上云影来去匆匆，一朵云飘来，又一朵接踵而至。一场充沛的雨水浇灌田园，豆角、茄子、辣椒、菜瓜吸饱雨露，鲜嫩水灵地在早市追光逐影。商贩此起彼伏的吆喝声，盛满喜悦，市井烟火蓬勃又热烈，鲜活生动。

田间，葱在结籽，韭葇绽放细碎白花，点点紫色隐于浓翠；田畔清风被烈日炙烤，气息焦灼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气息在村间飘荡。来往行人步履匆匆，盛夏的热浪像奔跑的少年，热烈奔放，一举一动，皆是大暑独有的性情。

南北风物，在大暑时节各有意趣。南方正值梅雨尾声，连绵阴雨湿润日常，一把雨伞撑起江南的盛夏记忆。池塘水位充盈，荷花亭亭，杨万里笔下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盛景在此铺展；童年记忆里的红蜻蜓掠过荷塘，穿行在花香之间，勾起绵长悠远的旧时光。

历经烈日炙烤与雨水滋养，天地万物尽数成熟，吹拂的晚风浸润花香，心绪也跟着慢慢沉静又丰盈。流云千姿百态，时而温婉轻柔，肆意徜徉在滚滚麦浪织就的诗篇里；时而骤然翻涌，裹挟狂风，雷雨频发，暴雨倾泻而下，一颗一颗如文字沉落于地，轰鸣作响，宛若火塘里跳动的火苗，热烈奔放。树叶被风风吹动，哗哗作响，既是大自然的鼓手，亦是歌唱者，高低起伏的声响，谱写大地独有的夏日乐章。

蚊虫嗡嗡，在漫长盛夏自在，为伏夜添上细碎烟火声响，伏天的故事便就此拉开帷幕。白日暑浪翻涌，热气摇曳，待到夜幕降临，晚风送来清凉凉意，这一抹夜色清欢，便是大暑诗篇里点睛的诗眼与文眼。人们闲话欢聚，伴着晚风闲谈，回味过往岁月里的光景，每一段热烈的夏日记忆，都镌刻着时光独有的印记。

燥热里，一块鲜红多汁的西瓜，是盛夏最好的慰藉，清甜与清凉褪去片刻的暑气，一点也无法终结轰轰烈烈的三伏篇章。

静默窗前，从风软生香到万物鼎盛，时节辗转，岁月依然。大暑的热烈，似乎在改变着，似乎不是燥热的煎熬，而是生长的极致、沉淀的圆满。

细看，静听，一抹风持人间的画笔描摹静好，山河盛景与万物丰盈，皆在一笔一画里不负热烈、不负时光，在袅袅烟火里静静盛放，接住盛夏所有的温柔与圆满。

白居易在《消暑》中写道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”大暑节气虽酷热难耐，却教会世人以平常心接纳时序更迭，在热烈喧嚣里沉淀自我。

盛夏盛放，万物蓬勃生长；暑尽秋来，岁月自有章法，于热浪之中耕耘守候，感受自然的盛大馈赠，在烟火日常里体悟节气深意，静待暑消风缓，静候秋日清宁。

大暑凝夏韵 在热浪烟火中读取节气文化

●李萍